

玉娇龙

聂云岚 编著

【第二卷】



聂云岚 编著

玉娇龙

【第二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二十六回

迭起风波长存孤胆
频生忧患不负初衷

玉娇龙坐在花轿里正深深地为自己的不幸而哀感欲绝，她对于今后的一切已经不再存任何希冀，只横下一条心，去听天由命了。那一阵阵传进轿里来的鼓乐声，在她听来却恰似送葬出殡的哀乐，她自己则有如献到孔庙里去的祭品一般。玉娇龙早已暗下决心，她虽已由命，但却定要求个两全：既不有负于已死的罗小虎的情义，又不有违自己在母亲临终前的诺言。正在这时，她忽然听到街上响起一片惊呼嘈杂之声，接着又感到轿子剧烈地一震，正在向前移动的轿子竟突然停顿下来。玉娇龙正诧异间，猛从轿外传来一声大喝：“噫，你……你变心啦！”那声音里充满了怨愤，满含着悲凉，有如平地滚来一声闷雷，使得玉娇龙的整个身心都颤抖起来。她已经分不清是醒是梦，是惊是喜，只情不自禁地双手合掌，默默念道：“天啦，他还活着！”随着便是两行泪水从她那垂下的眼帘里直滚下来。

再说罗小虎趁着酒兴从酒楼上跳到街心，排开聚看闹热的群众，直扑到花轿前面，抓住轿杆，满腔悲愤地向轿内进行责问。几名护轿的汉子竟被惊懵了，一时回不过神来，只瞪大了眼睛呆望着。紧跟在花轿后面的鲁翰林，在马上见状，气得紫红了

脸，对着那几名惊呆了的护轿汉子怒喝道：“你们这些奴才，看着做啥，还不上前将那恶汉捉了送官去！”那几名汉子这才惊醒过来，一齐向罗小虎扑去。罗小虎圆睁双眼，大吼一声：“鼠辈，敢来犯我！”随即挥臂抡拳，只几眨眼间，便将那几名汉子打倒在地。抬轿的八名轿夫，在眼前展开的一阵冲撞中，立脚不住，只得将花轿停放下来，在旁吼喝助威。鲁翰林气极，一面高声呼喊后面的兵勇，一面催马来到罗小虎身边，举起马鞭劈头盖脑地向罗小虎头上抽去。罗小虎一手抓住他的马鞭，喝问道：“你是何人？”

鲁翰林怒极：“你胆敢拦轿！胆敢夺鲁老爷的鞭子！你……你这匹夫！野种！”

罗小虎这才知他就是鲁翰林，又听他这般唾骂，顿时，他那双已经醉红的眼里差点喷出火来。他不禁发出几声狂笑，忿然切齿道：“你连别人的人都夺得，难道你的一根鞭子都夺不得！”随即用力将鞭子一拉，趁鲁翰林被拉得弯下身腰时，跨前一步，一手揪住他的胸襟，将他摔下马来。只见鲁翰林倒在地上，略微挣扎了下，随即两眼一翻，脸上泛起一层猪肝般的颜色，便躺着不动了。

就在鲁翰林被罗小虎揪下马来的一瞬，马受惊一闪，竟将花轿亦撞翻在地。罗小虎也顾不上去理睬鲁翰林了，忙转身扶起花轿，伸手将轿帘撩开，俯身一看，只见玉娇龙端坐轿内，面色惨白，大张着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直视着他。一瞬间，竟使得罗小虎这个连在刀刃前都不会眨眼的汉子，却在玉娇龙那双眼睛的直视下也不禁微微退缩了一下。他郁积在心里的满腔怨愤，这时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望着玉娇龙不停地喘着粗气。玉娇龙

将他看着看着，眼里突然闪出一种狂喜的光芒，接着便低低地惊呼了声：“啊，天！你真的还活着！”那声音虽低得有如蚊声一般，但罗小虎却听得清清楚楚。他感到茫然了。他想问个究竟，但处在这样的时刻，又从何问起呢？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玉娇龙的嘴唇又微微动了动，一丝微弱的声音又清楚地传入他耳里：“你快走！”同时，他见玉娇龙以手指心，眼里露出一种急切和哀恳的神色。罗小虎正犹豫间，忽听背后响起一阵疾骤的脚步声，同时又从人群里传来几声呼喊：“快跑，官兵来了！”罗小虎这才猛地转过身来，忽见已有几名兵勇举刀向他扑来。罗小虎顺手抓起一名轿夫，向扑来的几名兵勇抡去。兵勇怕伤着轿夫，赶忙退后几步，横刀瞪视着他。彼此僵持片刻，又有几名兵勇跟了上来，绕到他的背后，企图夹击。罗小虎举着轿夫扫了一圈，趁兵勇们溃避时，又猛然大吼一声，用力将轿夫向靠近街心的两名兵勇抛去。两名兵勇吓得赶忙闪躲一旁，罗小虎趁势纵身上前，只一拳一脚，将两名兵勇打倒、踢翻在地，随即跳过街心，向人群中跑去。聚立在街边看闹热的人群，立即闪开一条巷路，罗小虎刚一钻进人巷，人群立即又围合拢来，把口子封得严严实实。等那七八个兵勇扑过去时，罗小虎早已被裹进人潮中去了。不管兵勇怎样唬喝，人群总是涌来涌去，就是不肯让开一条缺口。

坐在花轿里的玉娇龙，这时也轻轻拨开一丝帘缝，注视着外面的动静。她把罗小虎如何击退兵勇，又如何逃脱险境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她心里明白了：街上那些围聚着看闹热的百姓们，似乎一个个都在向着罗小虎，也似乎都在巧妙地掩护着罗小虎。她不觉暗暗奇怪起来，心想：“这些人与罗小虎有何瓜葛，为何他们都那样卫护着他？”玉娇龙正困惑不解间，突然看见在

那些堵住兵勇前进的人群中，有一张她熟悉的女人的面孔，圆润的脸蛋上嵌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那女人正在和两名吆喝着令人让路的兵勇吵嚷着。她那显得焦急和带怒的面容上，还不时露出一丝诡谲的神情。玉娇龙心里怦然一动，她认出来了，那女人正是蔡么妹。她再注意一看，见那些紧靠在蔡么妹身旁身后的，都是一些年轻壮汉，也都在和蔡么妹吆喝呼应着。正在这时，玉娇龙又看见了街口那边，有两个人影，一前一后地窜进一条胡同去了。前面那个身材魁伟的背影，她一眼就认出了正是罗小虎；后面那人又是谁呢？她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人的身影，但一时却想不起来了。玉娇龙又转眼看看蔡么妹，心里猛然闪过一个念头：那个跟在罗小虎后面的汉子兴许就是刘泰保。玉娇龙不禁轻轻舒了口气，她已不再为罗小虎的安危揪心了。她再看看那七八名兵勇，见他们有的已被卷入人潮，在人潮中浪来浪去，直被颠得衣斜帽落，狼狈不堪；有的则仍被挡在街心，被嘲弄得进退不得。玉娇龙不禁感到开心，她几乎想笑，但却笑不出来。蓦然间，西疆沙漠鏖兵的情景又出现在她眼前：几百名精锐的官兵，竟被罗小虎一帮人冲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今天，也是父亲所辖的部卒，又被这个罗小虎扫尽了威风。她心里不禁隐隐地浮起了一种莫名的羞愧。

再说鲁翰林被罗小虎掀下马后，竟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急坏了随行亲友和执事人等，赶忙上前围着他，又是呼唤，又是按穴，折腾了半天，他才慢慢地张开了一只眼睛，总算苏醒过来。只见他微微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鲁翰林已经不能说话了。守在他身旁的一位年纪较大的管事说：“鲁老爷多半是中风了。”

鲁翰林已成半身不遂，连站立都已不能，更不用说骑马了。于是，执事、管家只好就近雇来一辆马车，由几个亲友搀扶着送回府去。

鲁府的一场喜变作了一场忧。府门前虽然张灯结彩，但鼓乐却停奏了；迎宾、赞礼、司仪一千执事人等，一个个愁眉苦脸，无所适从；满堂宾客，有的借故告辞，有的不辞而去，阴溜一个，阳走一个，不到半个时辰，除了鲁翰林的几个至亲好友和翰林院的几位同年知交外，也都纷纷离去。整座鲁府突然变得空荡荡、冷清清的。

所以弄成这般狼狈的局面，倒也怪不得那些宾客。原来鲁府自鲁翰林排着全堂执事到玉府去迎亲时起，就在沿街派出了探报，玉府几时发亲，花轿行到了哪里，都由探报飞快报到府里。因此，花轿在街口被人阻拦以及鲁翰林坠马之事，也都很快就传到鲁府。口传消息本来就有如放转手高利贷一般，几翻几滚就成倍增加，何况这事确也算得稀奇，在京城里真可说是百年难遇。报信人只说了当时发生事情的经过情景，可在宾客中利上滚利，很快就变成了各种传说，而且还有情有节，有根有据。当然，这些传说却大大有损于玉府的尊荣，更是有污于玉娇龙的清白。不少宾客也都是因此而忿然离去。也有一些宾客是出于一片好心，或不忍睹此不幸情景；或不欲主人再为酬客分心；或体念鲁翰林病体急须安静，因而各自识趣地走开。

鲁府的人都忙着照看鲁翰林去了，对玉娇龙却十分冷落。花轿到后，只由一个伴娘迎扶着，把她领到一间靠近洞房的耳室里。伴娘很觉过意不去地说：“因为还未行大礼，只好请少夫人暂时屈就一下了。这也是老夫人的吩咐。”说完，便颀自退出去了。

房里就只剩下玉娇龙和香姑二人了。香姑心神不定地走到门前探望一下，忙又转身靠近玉娇龙，凄惶而急促地说：“小姐，这下如何办啊？！”

玉娇龙没吭声。

香姑焦急不安、语无伦次地说：“罗大哥竟给你闯下这大的祸来！他真不该！……他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人。兴许……不过，他竟还活着，这就好了，太好了！”

玉娇龙还是默然不语。

香姑又说道：“我在后面轿子里看得清楚：鲁翰林去打他，他才把他揪下马的。鲁翰林已经瘫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玉娇龙似乎并未留心听她这些诉说，只轻轻说了句：“兴许这时全城正在捉拿他。”

香姑毫不在意地：“罗大哥既然敢来，他就不怕。我量他们也捉不到他。”

玉娇龙：“京城不比西疆，他人单势孤啊。”

香姑：“罗大哥才不孤单哩！我看刚才那些人群里就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

玉娇龙：“除了刘泰保和蔡么妹还有谁？”

香姑惊异地：“你也看见他们了？！罗大哥就是多亏刘掌柜领着他往东街口那边跑掉的。”她停了停，又带着困惑地说：“还有件怪事：我还看见沈班头也混在人群里。后来他又挤到那几个兵勇面前和他们谈话。我当时心里直乱跳，以为要坏事，可他却偏偏指引那几个兵勇往西街口追去了。也不知沈瘸子是看错了，还是故意干的。”

玉娇龙听了不禁吃了一惊：沈班头竟然也挤在人群中看热

闹来了，而恰恰又碰上发生了这场事情。这是巧合，还是他早就听到了什么风声？出事后，他为何又护着罗小虎？是仅仅出于他对罗小虎的好心和义气，还是为了维护玉府的声誉？玉娇龙心里明白，以沈班头对她父亲的忠心，眼看罗小虎惹下这样大的祸来，他是会奋不顾身地去擒拿这个祸首的。但他却反而维护着他，这只能是沈班头已经洞察了其中隐情，为维护玉府的声誉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果如此，那就是自己和罗小虎的隐私他知道了。玉娇龙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沈班头真令人莫测高深。当然，她也知道，若论武艺，沈班头远非自己的敌手，他如敢于滋事，无异以卵击石，自寻破败，但他那隐锋藏芒，忍辱任践，不忧不怒的神色态貌，却使她感到难于捉摸，她似乎突然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使人警惧的力量。

玉娇龙正沉思间，随着一阵脚步声，鲁老夫人陪着送亲的鸾英进房来了。鲁老夫人阴沉着脸，将玉娇龙上下打量一番，又白了眼香姑，这才对鸾英说：“我鲁家也是积德积善之家，怎会闹出这样的事来！丢人现眼这且不说，可怜宁轩也遭了罪，瘫在书房里，是死是活都难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可怎了！”

鸾英叹了口气，嚅嚅地说：“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事情已经出了，怨怪都无济于事，还是商量一下如何处置的好。”

鲁老夫人：“宁轩此刻连话都还说不出来，眼看是无法亲行交拜大礼的了。他又无妹无弟，眼前也没个替身。实在无法，就只有把他的冠服取来代他行礼了。”

鸾英沉吟片刻，说道：“鲁妹夫只是一时受惊犯病，人还在，哪有这般成礼之说。”

鲁老夫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只有从权了。行过礼才好同处一室，以便有个照应。”

正在这时，一个丫环来到房门口，目视着鲁老夫人，似有所禀。鲁老夫人忙跨出门去，丫环在她耳边悄悄说了几句，鲁老夫人便匆匆带着丫环离去了。

鸾英趁此走到玉娇龙身旁，略带咽哽地对她说：“妹妹，你是个有性子的人，你可千万要想开些啊！”

玉娇龙只默默地听着，没应声。

鸾英又说道：“狂风暴雨总会停，事情总要过去的。这儿不比在咱家里，我可没法给你分忧啊！”鸾英说到这儿，她那眼泪再也噙不住了，顺着脸颊直淌下来。

玉娇龙被嫂嫂的好心感动了，她低声说道：“嫂嫂，别为我难过，我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你自回府去吧，留在这儿难处。”

鸾英：“我怎能忍心在这样的时候丢下你呢！虽然我知道谁也奈何不了你，可我总难放下心来。”

香姑在一旁插话说：“少夫人，这儿还有我呢，你就放心回府去吧。你留在这儿反而成了她们的出气筒，多难堪。”

鸾英若有所思地想了想，悄声对玉娇龙说：“妹妹，你要拿定主意，千万别听任她们摆布，去和什么冠呀服呀行交拜大礼。一切都得等妹夫康复后再说。”

玉娇龙点了点头。

鸾英陪着玉娇龙不断地寻些话来安慰她，劝解她。鸾英也明知说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说了也等于白说，但她还是说了。房里也并未因她说了这多话而增添半点松快气氛，还是显

得闷沉沉、冷清清的。已经是下午申时了，也没有人送来一壶茶和一点食物，香姑也不禁嘀咕起来。鸾英也感到有些愤慨，认为鲁府也做得未免太绝情了。正在这时，伴娘进房来对鸾英说道：

“我家老夫人请玉少夫人到堂上去有事相商。”

鸾英问道：“你家鲁老爷怎样了？”

伴娘道：“太医来切过脉，说是中风。适才服了参汤，已能说话了，只是还动弹不得。”

鸾英这才略略放下心来。她语重心长地对玉娇龙说了句“妹妹珍重”，便随着伴娘出房去了。

过了一会，伴娘又带着两个丫环进房来。她笑嘻嘻地对玉娇龙说道：“玉少夫人已回府去了。请少夫人动驾到堂上行礼。”

玉娇龙没理睬她，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香姑问道：“你不是说鲁……鲁姑老爷还动弹不得吗，行什么礼？”

伴娘白了香姑一眼，说：“老夫人已把鲁老爷的四品袍服都请到堂上来了，那就是鲁老爷堂堂正正的替身，就由它和少夫人行交拜大礼。”

香姑嘟着嘴，带着气愤地说：“我家小姐是人。要是说衣服也能替人，我家小姐也有的是衣服，也拿件去替她好了。”

随着伴娘来的那两个丫环，听了香姑这话，不禁掩口而笑。伴娘却羞恼起来，指着香姑训斥道：“有你什么话说，你也太放肆了！”

香姑反唇相讥道：“又有你什么话说！要拜堂就去请新姑老爷来。”

伴娘大怒，但碍着新少夫人在旁，也不便发作，只恨恨地说

道：“我不和你斗嘴。我是奉老夫人的派遣而来，该如何拜，你去对老夫人说去。”伴娘又回头促玉娇龙道：“请新夫人动驾。”

玉娇龙仍端坐不动，不应不理。

伴娘急了，对随她来的两个丫环说道：“你二人愣着做啥，还不快来搀扶新夫人前去行礼！”说着便和两个丫环一齐前去搀扶玉娇龙。不料玉娇龙端坐椅上，却如生了根一般，任伴娘和两个丫环怎样强扶力挽，只是纹丝不动。伴娘不禁暗暗吃惊，心想：“看新夫人身材这般窈窕，却如何生得如此气力！”正僵持间，鲁老夫人又带着两名仆婢进房来了。她把房内环视了一眼，略带不快地问伴娘道：“亲友们都等在堂上了，你还在磨蹭什么？”

伴娘：“回禀老夫人，新娘不肯动驾。”

鲁老夫人瞅着玉娇龙问道：“娇龙，这是为着何来？于归乃你终身大事，也是人伦之始，难道礼都不成了！”

一直端坐不动、一言不发的玉娇龙，这时才欠了欠身，不忙不迫地应道：“娇龙尚有母孝在身，本不当临喜；今日平地风波，恐是天谴；娇龙自知罪孽深重，已觉万念俱灰，但求赐一净室，让娇龙斋戒念佛一生，愿已足矣。”

鲁老夫人十分吃惊而又不悦地说道：“你怎的说出这等话来！午间街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够不吉利的了。宁轩的病正需要大喜来冲一冲，哪能再容得这等晦气。”

玉娇龙：“娇龙宁愿终身念佛，不愿成亲。”

鲁老夫人带愠说道：“我鲁府又非寺庙，容不得僧尼。若未过门之前，你要皈依佛门也好，出家修行也好，我都管你不着，如今既然过了门来，也就由不得你了。”鲁老夫人说完，回头吩咐伴娘和几个仆婢道：“你们看着做什么，还不快把少夫人扶到堂

上行礼去！”

几个仆婢哪敢怠慢，忙一齐上前去扶玉娇龙。有的在前面拉，有的从后面推，一时间，伴娘和仆婢五人，有如蚂蚁搬食一般，把玉娇龙紧紧围住，手忙脚乱搅成一团。玉娇龙却仍端坐那里，任她们怎样推拉，只是全然不动。伴娘累得面红耳赤，不禁羞恼起来，她把衣袖一卷，忿然说道：“难道你会使定身法不成，我就不信拉你不动！”说着，她用双手抓住玉娇龙的右腕，拼命往怀里一拖。玉娇龙被她这粗野无礼的举动激怒了。她只顺势将手一抬，伴娘立即便跌倒到屋子中间去了。玉娇龙随即突然站立起来，用手揭掉头上的红盖巾，面带怒容，神情凛肃，指着正躺在地上呻吟的伴娘喝斥道：“你怎敢这般放肆无礼！我生在将门，千军万马都见过，岂是你几个奴婢所能动撼得了的！”

伴娘从玉娇龙那闪亮着的眼光里，感到一种悚然的威严，她竟没敢站起身来，只伏在地上膝行着向门外退去。四个仆婢也惊惊惶惶地退到屋角，在一旁屏息不动。鲁老夫人又惊又恼，又急又气，她煞白着脸，浑身都颤抖起来，指着玉娇龙说道：“好呀，好呀，我去告诉亲友们，玉府养了个好千金，我鲁门娶了个好媳妇！”鲁老夫人边说边走，跌跌踵踵地出房去了，四名仆婢也一窝蜂地跟随着她退了出去。

房里只剩下玉娇龙和香姑两人，顿时又变得静悄悄的。香姑不知事情还要怎样发展下去，心里七上八下，神色也显得有些惶惶不安。玉娇龙已在一怒之下揭下了盖巾，在香姑眼里，她又恢复了在玉府时那种见惯了的神态、容颜，这也才使香姑感到了她二人之间又恢复了过去出走时在路上的那种亲近。香姑心里也感到奇怪，搭上一块红盖巾，只隔一层绸，她和小姐之间竟突

然变得疏远起来。而今，揭开了那层绸，她们又亲近了。香姑那惶惶不安的心情也因此而渐渐又平静下来。香姑不时偷眼去看玉小姐，见她适才浮上脸来的怒容，很快便消失下去了，平静而端肃的面容上，隐隐露出一丝哀愁，这是只有香姑才能察觉得出来的。香姑从她那凝眸的神情里，知她沉思驰念的并非自己的处境和眼前的忧患，而是在惦记着罗小虎的安危。这使香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同时也从这种欣慰中更加镇定了自己的情绪。

玉娇龙和香姑谁也没有说话。玉娇龙是胸有成竹呢，还是真把一切都已置之度外？香姑是猜不透的。她也不去多想多猜，她反正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玉小姐是吃不了亏的。

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香姑点燃桌上的蜡烛，让房里照得亮亮的。她突然感到肚子有些饿了，这才想到自己和小姐还是早上吃了点汤饼，已经一天未吃东西了。她突然想起上午临上轿前，少夫人曾递给她一盒“一口酥”，要她伺机送给小姐进用。于是她便忙把“一口酥”从她随带的包袱中取了出来，揭开盒盖，送到小姐的面前，低声说道：“你也该吃点东西了。这是少奶奶专门为你要我给带在身边的。”

玉娇龙只抚爱地看了香姑一眼，摇摇头：“我不想吃。”

香姑：“吃点再说，身子要紧。”说着，又把点心盒递到她面前，“看，这是你过去最爱吃的‘一口酥’呢。”

玉娇龙身子微微一震，迅即用手一推，略带激忿地说：“拿开，我永不再吃这东西的了。”

香姑摇摇头，轻轻叹息一声：“你不吃我吃。我吃给你看看。”说完，便一口一个地吃了起来。

再说鲁府中，穿过花厅，绕过一片幽静回曲的庭园，便是正

堂。在正堂旁边的一间书房里，正灯火辉煌。书房中聚集着十多位衣冠楚楚的名流新贵，都是鲁翰林的至亲好友。他们在鲁府迎亲出事后，并没有随着众宾客一齐散去，却又不容辞地留了下来，有心分担鲁翰林所遭到的不幸和忧患。鲁翰林靠卧在一张檀木雕制的逍遥床上，他经过太医的诊断，服过一碗人参再造汤，虽然神志已渐清醒过来，并能开口含糊说话了，可精神仍然十分萎顿，目光也显得呆滞，对亲友们的宽慰和劝告，也只能用微微点头来以示应酬。鲁翰林平日高谈阔论时那种眉宇飞扬、纵横才气、旁若无人、一泻千里的气概，已经迹影全无，而今躺在床上的只不过是一团有着些儿生气的锦衣包肉而已。那些陪守在他床前至今还不忍离去的亲友，他们刚才口含带涩回酸的苦果，脸上却装成勃勃高兴，齐聚到结彩张灯的堂上，庆贺以衣冠代人参拜天地的成婚大礼。可等了许久，忽又传出新娘抗礼不来的话来，亲友们有的感到扫兴异常，有的又如释重负，各自怀着不同的心事，又退回书房来了。他们对于今天街上发生的事情，心里也感到蹊跷，觉得其中定有缘故。但究竟事出何因，则是他们谁也无法料测的。玉帅在他们眼里，乃是朝廷屏障，国之干城，德高望重，威力严明；玉娇龙在他们心中，则是瑶台谪降，国色天姿，一代尤物，孝烈无双。玉府父女，在京华豪门望族中，都享有无可非议的声誉，谁能相信一个亡命的浪荡汉子竟会与玉府侯门有什么瓜葛。但事情毕竟发生了，而那个慊悍粗野的汉子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九门提督的千金拦舆撒野，卷帘示辱，甚至将天子的门生鲁翰林拉下马来，摔成瘫废，若非出于深仇大恨或积怨奇嫉，岂能做出这等事来！这真使那些亲友们感到迷惘和不解。他们只希望京城九门兵马以及提督衙署捕快能迅速将

那肇事的汉子捉拿到案，那时，一切真相都会大白。因此，他们陪守在鲁翰林身边，虽搜索枯思，说了不少宽慰劝告之词，却都是些既不解痛也不止痒的浮泛话语，并未给鲁府分去半分忧愁。

眼看已经天黑，鲁老夫人命人在书房内摆下两桌酒筵，亲友们一边饮酒，一边闲话一些朝野琐闻。酒余耳热，谈兴渐浓，一直笼罩着不祥气氛的鲁府，这才略略增添了点儿喜庆之意。正当亲友们谈得热闹时，忽听得伺候在书房门外的几名丫环一声惊叫，随即便见一位身躯奇伟、敞胸挽袖的彪形汉子闯进房来。众亲友被这突然降临的不速之客愣住了，一个个像呆了似的望着他。那汉子圆睁双眼，满脸怒容中，带着一种激昂慷慨之色，他两手叉腰，昂然而立，把众亲友环视一遍后，发出一种沉郁的声音说道：“我是来找鲁翰林算账的，与诸位无关！”说完，迈开大步直向鲁翰林床前走去。众亲友中，有的虽已明白过来，知道这就是午间在街上拦轿寻衅的汉子，可慑于他那威猛凛悍的气概，谁敢前去拦他，只眼睁睁看着他向鲁翰林逼去。那汉子走到鲁翰林床前，用手指着他喝道：“你凭什么要强娶玉娇龙为妻！是你那顶压人的纱帽，还是你那一肚酸腐的文章？”

鲁翰林大张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惊恐地呆望着他。接着，只见他嘴唇又是一阵张合，费了好大的劲，才只说出一个“你……你……你”来。

汉子脸上露出十分愤懑而厌恶的神情，伸手抓住鲁翰林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提了起来，说道：“你把玉娇龙藏到哪里去了？我要问问她，她如心甘情愿嫁你，由你娶去；她如不是心甘情愿，你休敢动她一根毛发！”说完，将手一甩，回转身，大踏步出房去

了。

再说玉娇龙房里，直到天黑以后，才由一个丫环送来一盘面点。那丫环小心翼翼地将面点放到桌上，只说了句“请新少夫人用点”，便退出房外去了。玉娇龙仍默坐灯前，未予理睬。香姑却走到桌前，往盘内看了看，含讽带趣地说道：“我不信翰林老爷平时吃的竟是这样的面点。若是这样，他就长不出那样大个肚子来。”说完，她顺手端起一碟炸卷，送到玉娇龙面前：“小姐，你还是将就用点吧，这虽不如咱府里做的合口，可也比在留村时吃的强多了。”

玉娇龙：“香姑，我真的不想吃，也一点不饿，你自己吃吧。”

香姑：“他们也不多送一份面点来，又不见有人来带我去吃饭，我这个陪房丫头好像变成护法菩萨了。”

玉娇龙不由想笑，却笑不起来，只瞪了香姑一眼，说道：“都到什么境地了，还那样滑舌。”

香姑：“我这个人呀，从小就在逆境里长大的。我啥也没有，就啥也不怕。不像你瞻前顾后，自己挽些圈圈来套自己。我要有你那身本事，我早远走高飞自由自在了。”

玉娇龙有些动容了，眼里忽然闪起一缕亮光，略带伤感地说：“别说了，香姑。这是命。已经走到这步境地来，只有听天由命了。”

香姑放下碟子，探身往门外看了看，又忙靠近玉娇龙身边，低声说道：“罗大哥既然还活着，你就不该由命，就不该听鲁家的人摆布。”

玉娇龙感到心里一阵烦乱，她默然片刻，无可奈何地说道：“我和你不同，我是身不由己啊！”她停了停，又沉痛地说道：“我